

在闰六月加持的夏天:我和“融化”之间只差一声蝉鸣

张鹏

今年的夏天大概是偷偷报了“高温速成班”，还顺便买了个“闰六月”的外挂——别人的三伏天是循序渐进地发威，咱们这儿直接跳过“预热”“升温”环节，上来就是“全屏暴击”。入伏那天我还天真地以为是常规操作，结果大暑一到，再加上闰六月这个“加时赛”，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今年的热，是认真的，是奔着把人变成“行走的冰淇淋”去的。

先说说这闰六月的“神奇功效”。往年六月底七月初，好歹还有几场雷阵雨装装样子，今年倒好，闰出来的这个六月仿佛是老天爷特意留的“补热期”，把上半年没发够的火气全攒到一块儿了。入伏那天我出门扔垃圾，刚走到楼道口，感觉空气都带着“灼烧感”，仿佛打开了微波炉的门——不对，比微波炉还厉害，微波炉好歹有个范围，这热是无死角的，从头顶到脚底，连脚趾缝都逃不过。

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算是把“避暑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往常这个点，广场舞的音乐能绕小区三圈，现在呢？树荫底下摆着的小马扎都空了一半，剩下的几位也不跳舞了，就坐着摇扇子，嘴里还念叨着：“这闰六月，是把伏天给拉长了啊，往年这时候都该凉快点儿了……”话音未落，一阵热风吹过，把大爷手里的扇子都吹得差点脱手，他愣了愣，补了句：“得，连风都叛变了，现在吹的都是暖气。”

要说热到“离谱”，还得看那些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生物。我家楼下那只橘猫，以前见了谁都横着走，现在彻底没了脾气。早上出门时看见它蜷在汽车底下的阴影里，肚子贴在地面上，像块被压扁的橘色橡皮泥，眼睛半睁半闭，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不知道是在抗议还是在求饶。下午回来再看，它换了个地方，挪到了单元门口的空调外机旁边——注意，是外机！那玩意儿排出的热气能把蚊子烫晕，可橘猫就那么贴着，估计是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外机的热风好歹比太阳直射强点。我路过时跟它打了个招呼：“喵主子，今儿挺会找地方啊？”它瞥了我一眼，连动都懒得动，尾巴尖有气无力地扫了扫地面，像是在说：“别烦，再吵我就化在这儿给你看。”

人类在这场“高温战役”里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上班路上简直是“渡劫”现场：骑电动车的人裹得像个粽子，防晒衣、防晒帽、口罩一应俱全，只露出两只眼睛，可即便这样，等红灯的功夫，汗还是能顺着下巴往下滴，滴在车把手上，“啪嗒”一声，像是在给这高温敲锣打鼓。开

车的也没好到哪儿去，我同事小王说，他早上开车上班，刚坐进驾驶室，感觉座椅烫得能煎鸡蛋——他还真试了试，把一张纸巾放在座位上，没两分钟就卷边了，吓得他赶紧把空调开到最大，结果吹出来的第一股风是热的，跟开了吹风机似的，他哭笑不得：“合着我这空



调是来给我‘预热’的？”

办公室里更是上演着“生存大挑战”。空调从早开到晚，外机在窗外嗡嗡作响，像个不知疲倦的“发热器”。我们开玩笑说，现在办公室的空调不是在制冷，是在“对抗热”，就跟两个武林高手过招似的，空调使出浑身解数降温，外面的热浪就拼命往里钻，谁也不让谁。有回打印机卡纸了，同事小李去修，蹲在地上没两分钟，站起来的时候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

片，他抹了把额头的汗，说：“我怀疑这打印机也热得罢工了，它可能觉得‘这么热，不如卡着歇会儿’。”

最惨的是那些需要“户外作业”的人。楼下修路的工人师傅们，中午休息时都躲在施工挡板的阴影里，饭盒放在旁边，饭没吃几口，汗先把饭盒周围的地面洇湿了一圈。有个师傅边擦汗边说：“今年这闰六月，伏天比往年长了近二十天，这太阳跟长在头顶上似的，走哪儿跟哪儿。”他手里的水壶空了大半，喝进去的水仿佛直接变成了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像是被地面“吸”走了——这地面，怕是早就被晒得“饥渴难耐”了。

连家里的物件都开始“闹脾气”。我那瓶放在窗台的护肤品，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回来一看，瓶身都软了，像是被人捏过似的。我妈更夸张，她把刚蒸好的馒头放在厨房窗台晾凉，结果半小时后去看，馒头不仅没凉，反而更软了，她啧啧称奇：“这哪是晾凉，这是给馒头‘二次加热’呢，窗台都能当蒸锅用了。”

傍晚时分本是一天中最凉快的时候，今年却成了“高温续航期”。太阳落山了，但热气一

点没减，空气里像裹着一层保鲜膜，闷得人喘不过气。小区里的路灯亮起来，灯光下能看到无数飞舞的小虫子——以前还以为它们是趋光，现在才明白，可能是被热得“神志不清”了，反正哪儿都一样烫，不如往亮处凑凑，好歹看着热闹点。

有时候我会盯着窗外发呆，看着被晒得发白的树叶，听着不知疲倦的蝉鸣——今年的蝉鸣也比往年响亮，大概是热得“破防”了，只能用叫声发泄：“热啊！热啊！”这叫声配上闰六月的“加时赛”，简直是“高温BGM”，听得人心里发慌。

不过话说回来，再热的夏天也有过去的时候。就像小区里的大爷说的：“闰六月再长，也长不过秋天。”等这场“高温持久战”结束，估计大家都会格外珍惜秋天的凉爽，到时候吹着秋风，吃着月饼，说不定还会怀念这段被热到“怀疑人生”的日子——当然，只是“说不定”，现在的我，只想对着天空喊一句：“闰六月大佬，伏天大哥，大暑兄弟，求你们收手吧！再热下去，我真要变成一滩‘人形水渍’了！”

话音刚落，一阵热风吹过，仿佛在回应我：“别急，这才刚到‘加时赛’中段呢……”得，看来这场“融化之战”，还得再坚持坚持。（作者单位：屯兰矿）

家庭



光影卫士

刘璐(太原公司)

微笑

周永胜

面对这个世界的纷争
我用微笑诠释着最后的结果
即便贫穷，伤痛
微笑是最真诚的语言
也是我前行的力量
阳光下欣赏花开花谢
夜色中依偎那些枯枝烂叶

寄希望于明天绽放
真正的冷酷源于动物般的无情
这个世界，没有奢侈的微笑
也没有卑微低廉的微笑
微笑，是我灵魂安放的宫殿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

立秋之怀想

蔡瑞

立秋了。
不经意间，酷热喧嚣的盛夏，已站在了季节交替的尾巴上。
还未曾见到片片落叶，秋已经瑟瑟而来。我知道，蓬勃的绿即将走向丰收的黄。
诗人说，那种感觉，是一种惯性的舍不得。
窗外的云，无形无相。
天空渐渐高远。恍如曾经的梦想，渐行渐远。
北方季节的更替，总是太过急促。温暖与寒冷常常在瞬间悄无声息地转换，不给我们一点点转圜的余地。
于是，心常常会在这样的转换里怅然若失。

夜开始漫长……
独坐在心的彼岸，默默回想前尘旧梦……
所谓最好的时光，不是因为美好无匹，而是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所以才显得无比美好。
用一颗落日的时间，将心事铺张，在这个八月的季节里，找寻一些遗落在最深处的清凉……
一直特别喜欢秋天。
风起，叶黄，花谢。再纷繁的盛放，也逃不过凋零的命运。
就像人生际遇，有最炽烈的追逐，也有最绝望的割舍。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
只留下一声厚重而无奈的叹

息。
细数那些曾经缠绕在心头的种种温馨过往，瞬间泪流满面……
秋天了，风里总会渗着淡淡的寒，入心，入骨。
山间，已有了几分秋味的清晨，凉意纷扰。
心在平静的背后，依然，有着莫名的骚动。
流云向晚，星汉灿烂。
站在山巅，展开双臂，仰天长啸，放飞那些不知名的情愫，让它们在时光的年轮里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红，就像彼岸花一样。
(作者单位：太原公司)